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4 2007
(第6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6)

唐宋诗词中夕阳意象解读

马济萍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江苏 连云港 222006)

摘 要:夕阳的美学境界是神秘幽远的空间构成,表现为心灵与艺术的契合。在唐宋诗词意象里,诗人对夕阳情有独钟,夕阳不仅是感伤的,也是审美的。日暮西山的肃杀气氛吻合了离人的黯然神伤的情愫,温馨如画的夕阳晚照又让我们体验到了人类最深刻的审美感受。

关键词:唐宋诗词;夕阳;情感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7)04-0074-04

以“意象”论诗词,是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史中出现最早而又得到广泛运用的一个重要理论。关于对意象的理解,方家普遍认为,美的艺术应是“意”与“象”的统一。意象作为统一的概念,是客观物象与审美主体情意的组合。其内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指艺术家运用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心物相契,虚实统一的艺术形象(此“意象”属于鉴赏范畴)。其二指在审美感性中,“意”(心情)与“象”(物、景)交融合一,升华所成的艺术表象,这种“意象”是一种审美的意象[1]。

中国古典文学有很多典型意象,如在古典文学作中大量出现的夕阳、月亮、石头、钟声、森林、细雨、柴门、古船、灯烛等意象。而“夕阳”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被诗人借来抒发自己对宇宙,对人生的领悟,唐宋诗词中的夕阳更是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唐宋诗词中时时出现的暝色起愁、日暮途远的嗟叹以及荒烟落日、羁旅晚归等美学意境无不涂抹着夕阳的余晖。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早将哲学领域中的意象论引入审美和艺术领域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写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这首术,谋篇之大端。”[2]这里提到的“意象”,指的是艺术构思活动主体心意和客体物象交融合一的艺术表象,着力肯定象与意之间相生相成,明确提出“意象”的孕育和创作是“驭文”和“谋篇”的关键所在。对意象的美学特征进一步给予深入描述的是王昌龄,他在《诗格》这篇著名论文中将诗分为三格:“一曰生思,二曰感思,三曰取思。”所谓“生思”,即:“久用精思,末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3]可见“意”与“象”的相契必须要有“心”与“境”的融合。随后,晚唐司空图对意象特点亦有所论述,他在《诗品·缜密》中指出:“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4]此中的奥妙在于:“意象”中的“造化”融合了人情味,“自然”事实上已经“人化”了。如果说意象是诗歌抒写情志最基本的意义单位,是诗歌语法中的“词”,那么“意境”则是“诗歌语法中的一个完整的句子”[5]。文学艺术领域中绝大部分都不是由一个审美意象或意境构成,而是一个审美意象系统。

意象是客观物象与审美主体情意的组合,持有不同情感,不同人生观点的诗人,对夕阳所包涵的“象外之义”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个人价值取向的总体倾向,取决于社会的基本的价值导向,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根源于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中国传统的儒学、道学、禅宗心学都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天人合一的和谐。但儒学

收稿日期:2007-08-22

作者简介:马济萍(1968—),女,江苏连云港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

的核心是“仁学”，肯定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儒学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欣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搭起一座沟通的心灵的桥梁，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开辟一条互通信息的渠道，从而发挥稳定宗法制社会秩序的作用，此即所谓的社会生命观。

道学的核心是“道”，即人生的哲学，体悟自由的生命存在，强调自然之道，它自在无为，淡然无极，排除世俗功利的干扰，使人与外在自然达到社会空间里不着痕迹的统一，使主体与对象达到高度相通，主观境界和客观规律完全契合。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众多文人想循儒家思想入世以治国平天下而不能，信仰危机使得这些文人士大夫们急切盼望有一种与儒家及道家思想不同的新的哲学思想来淡化或稀释内心的忧虑和苦恼，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解脱，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应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通。在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而趋于衰落的历史时期，文人士大夫最终所找到新的哲学思想便是佛学。禅宗强调心性与自然的统一，把外界排除心外，达到心灵的纯净。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纯粹的自然观的意义上，自然界的无始无终把人的有限生命反衬得极其短暂，有限的生命相对于无限的自然来说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叹，如“夕阳西下几时回”。太阳的西沉及其轮回是自然界的无限，而时光的流逝则反映出人的生命的短暂，死亡的迫近，难怪有那么多的诗人借夕阳来感叹时光流逝，生命的悲凉。

李白《古风》“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被碎，泾渭不可求。”这里的“白日”即夕阳，已不是一个客观的物象，而是具有了象征意义，具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慨，这里有对生命接近死亡的恐惧，对生命的感叹，但表现出来更多是对自己社会生命价值观无法实现的悲观情绪。

李商隐《登乐游原》中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仅感叹时光易逝，生命短促，而且悲叹自己坎坷的一生，表达了诗人抱负没有实现而生命又接近终结的无奈。姚合也借白日（夕阳）的象征意蕴来表现贾岛这位苦吟诗人一生的坎坷经历。《哭贾岛二首之一》谓：“白日西边没，沧波东去流。名虽千古在，自己一生休，岂料文章远，那知瑞草秋。曾闻有书剑，应是别人收。”诗中沉落在浩渺烟波里的太阳，象征了那位历经坎坷寂寞而死的苦吟诗人的一生，“白日”艺术地概括了贾岛的个人历程。

还有的诗人把“夕阳”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来感叹人世的沧桑，抒发自己的失意。

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6]夕阳斜照在乌衣巷口，朱雀桥边的野花独自开放，旧时王榭堂前的燕子也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的家。凄清冷寂的氛围中，当年那些衣冠楚楚，裘马洋洋的乌衣诸郎尔今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往日的繁华早已烟消云散。古今对照预示着诗人追昔抚今的无限感慨，含蓄的事物中寄予了作者深深的惋惜之情：日暮西山，穷途末路，历史人物的沧桑，谁人能尽？物是人非，空留余恨，只有一抹夕阳还在辉映着久别的历史。

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天沾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灯火已黄昏”，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等词句都是作者在伤古之外悲叹自己英雄失路，是社会生命观遭到打击后的一种内在情感发泄。

人生价值难以实现，治国平天下难能，官场的黑暗险恶伤透了文人士大夫的心，他们将目光投向自然，到自然的怀抱中寻求精神安慰，自然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把自己的情感与大自然相融合，求得心灵永远的宁静。

唐代著名的田园诗人王维晚年把自己的情趣寄托于山水。如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就

把自己的闲适心境与夕阳中的自然美景融为一体,具有一种禅宗的心境,显示出分外悠闲的隐逸情怀。“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依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植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诗人为寒山、秋水、柴门、渡头、墟里,五柳等意象营造了“落日余晖”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为山林增添了明丽。夕阳渐落,寒山转翠,秋水潺潺,富有浓郁的山林生活气息,意境悠远奇妙,格调高远。山林之美,隐逸之趣,晚年落日,相互映衬,别具情调,情感真实坦诚。诗人没有怨叹“只是近黄昏”,而是“狂歌五柳前”。这就形象地表现了诗人晚年归隐山林,脱离尘俗,独守一份宁静的天空,自得其乐的隐逸情怀。

再如宋代王禹偁的《泛吴松江》:“苇蓬疏薄漏斜阳,半日孤吟未过江,惟有鹭鸶知我意,时时翘足对船舱。”这是一幅日常生活常见的自然景象,夕阳西下,余晖斜照,茫茫江面上飘荡着一叶搭着苇蓬的小船。已经在船舱里坐了半月的诗人,仍然在独自吟咏,既无意过江,也不急于返岸。诗人这种忘我的境界完全与自然相融合,陶醉于自然的美景中而乐不思蜀了。“惟有鹭鸶知我意”表现了诗人对浑浊官场的厌恶和孤身独处的情趣。同样,诗人的另一首著名的《村行》诗也可以品味到此中蕴含的美的情趣:“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这里作者把自然拟人化了,自然是人化的自然,自然和人一样也有生命,自然是人的朋友。信马山行,悠然自得,随兴所至欣赏山野间的秋日景色。这里的夕阳不是没落的象征,它被赋予了新的意蕴,人与自然达到神形相契,物我两忘的崇高境界,“夕阳”已成为作者情感的一种寄托。“梅妻鹤子”的宋代诗人林逋在《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中写道:“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无语的夕阳映照着超然的作者,缕缕寒烟在空,环境幽深清寂,隐逸之乐别有情趣。

一般来说,田园诗人笔下的人与夕阳的回归结构是正向发展,因而它表现的总是温馨的心理感受。与此相反,当夕阳与暮归结构做逆向运动时,它引起的只能是哀愁悲伤了,这就形成了人与夕阳归去的反题。

“行人自趁斜阳急,关得归鸦更苦催。”“江近夕阳逼宿鸟,林昏残角促归鸦。”太阳的回归也召唤催促着翩翩飞鸟和寂寂行人的回归。在外漂泊的游子面对着夕阳西下的光景,乡关之思油然而生,表现为一怀愁绪,满腹心酸。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贾岛《暮过山村》)两诗皆写出因浪迹天涯在黄昏落日时分倍添悲凉的思乡之情。范仲淹《苏幕遮》:“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夕阳下极目四望,天水想连、芳草遍地。“又是一年芳草绿,乡关何处惹乡思?”山峰都笼罩在夕阳的背景中。诗人借平常之景,把浓浓的思乡之情融进这一片夕阳之中,情感真挚坦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诗人借助“夕阳”这一美学意象来寄托自己无限乡思。又如他的《渔家傲》也借用“落日”寄托了乡思乡愁:“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在这群山连绵、烟雾弥漫、边声四哀、落日残照、孤城紧闭的塞下风景中,戍边将士在辽阔而荒凉的边塞,落日夜临,这怎能不引起“家万里”的乡愁呢?然而戍边卫国、大义在肩,醉上“浊酒一杯”,这又是何等的悲壮!

宋代诗人李觏的《乡思》中的“夕阳”用得最为典型。“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诗人用“落日是天涯”衬托了家乡之远,由此生发开去,用家乡之远暗示回家遥遥无期来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正是诗人无可奈何的慨叹。漂泊在外的游子惟有在夕阳西下之时,遥望家乡的方向默默地表达自己的乡关之思。

秦观的《满庭芳》借“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之句来写离人之情,这里融入了多少离愁别恨凄凉的图景。周邦彦的《兰陵王·柳》中“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

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沈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抒情主人公看着离人行船远去，友人去后诗人凄凉地站在渡口凝望，徘徊之中，却看到了冉冉的斜阳，无边的春色。再看《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此景象开阔辽远，色彩绚丽，然而作者所展示的却是友人离去主人公内心的空虚和寂寥，夕阳背景暗含着关山迢递，音信渺茫之意。

在唐宋诗词中，夕阳美学境界是神秘幽远，迷离朦胧的空间构成，表现为心灵与艺术的冥然契合，这是一种强烈的精神感动状态。夕阳是诗人生命光辉的吐露，也是诗人在宁静与惬意中体验到的难以言说的生命滋味。在古典诗词意象里，诗人对夕阳情有独钟，是因为夕阳不仅是感伤的，也是审美的。肃杀的秋天夕阳吻合了离人的黯然神伤的情愫，而斜阳如画气象万千的夕阳吟咏，又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最深刻的审美感受来自于夕阳晚照的点染。黯然神伤的反题，静谧温馨的正题使得夕阳意象呈现出诸多层次的缥缈空灵的意象情趣，给读者创造了一个心物相契，意象交融的广阔审美空间。

参考文献：

[1] 张善文. 周易选评[M]. 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04：16.
[2]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12.
[3] 王昌龄. 诗格[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23.
[4] 司空图，撰，曹泠泉，注释. 诗品通释[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55.
[5] 陈良运. 诗学. 诗观·诗美[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298.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Setting Sun in Tang Song Poetry

MA Ji-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anyungang Teachers College*, *Lianyungang* 222006, *China*)

Abstract: The aesthetic of the setting sun forms from the mysterious faraway space, and exhibits the combination of spirit and art. In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Tang-Song poetry, the poets have a fancy for the setting sun, because the setting sun is not only sentimental, but also aesthetic. On the one hand, the ambience of the setting sun is in accord with the dejected mood of parting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ntle picturesque of the setting sun makes people realize the taste of infinite aesthetic feeling.

Key Words: Tang-Song poetry; the setting Sun; Sensibilities